

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关键词：吉林安图县 宝马城遗址 建筑基址 金代 长白山神庙

KEYWORDS: Antu County, Jilin Baomacheng Site Architectural Foundations Jin Dynasty Temple of the Changbai Mountain Deity

ABSTRACT: In 2014,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excavated the Baomacheng Site, which recovered a large-scale palace hall foundation and a section of corridor, from which tile-ends, drip tiles, *chiwei*-owl tail-shaped ridge end ornaments, phoenix- and dragon claw-shaped roof ornaments and other architectural components were unearthed, as well as iron objects, bronzes, jade tablets and other artifa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eatures and unearthed artifacts and the location of this site showed that this site would be a temple for worshipping the Changbai Mountain Deity built by the Jin Dynasty. The discovery of this temple is important for enrich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long-lasting history of the Changbai Mountain.

宝马城遗址位于安图县二道白河镇西北4公里处的丘陵南坡上，通往宝马村的道路在城址北墙外10米处通过（图一）。相传唐代一将军在此地得宝马，故而得名，亦称“报马城”，现为吉林省文物保护单位。城址中心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28° 05' 08.5"、北纬42° 27' 07.2"，海拔高程707米。1928年修订的《安图县志》对该城已有著录，20世纪80年代编纂的《安图县文物志》则详细记述该城平面呈长方形，城墙破坏严重，南半部湮没无存，门址不清。城墙现存周长465米，东墙长126、西墙长约132、南墙长约103、北墙长约104米，其中北墙保存相对较好，宽4、高1.2米。城垣墙基以石块垒砌，上部土筑。城墙不见瓮城、角楼、马面、护城河等附属设施。城内中部由南向北顺次排列有三个土台，似为大型建筑基址，城内西北角亦有一土包，性质不明。城内外散落有

大量砖瓦残片、础石等建筑构件和陶片、瓷片等遗物^[1]。

早期调查者曾根据在宝马城踏查时发现的一些指压纹瓦片与兽面瓦当，判定该城为唐代渤海国时期始建，辽金时期沿用^[2]。因此以往学术界普遍视宝马城为渤海国



图一 宝马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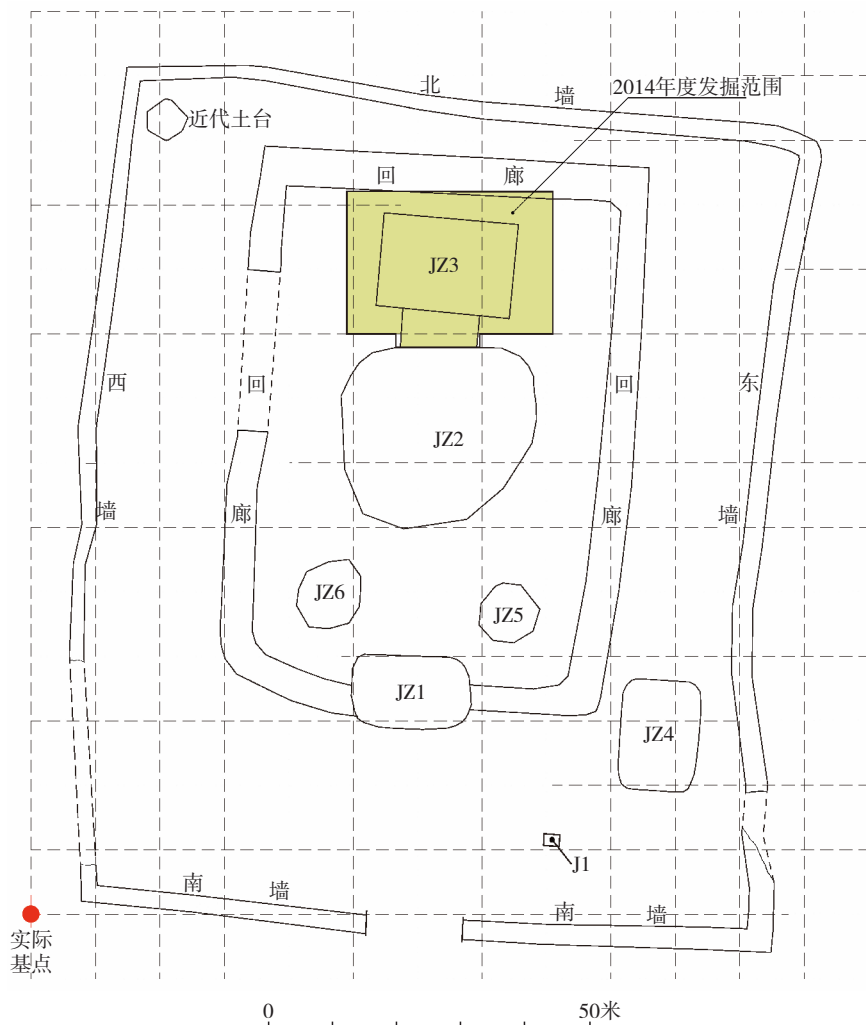
朝贡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其是渤海国中京显德府下辖的兴州。为准确判断宝马城的始建年代，配合该城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于2013年6~7月对该城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结果表明，宝马城是一处始建与主体使用年代均为金代的高等级建筑遗址^[3]。发掘者结合考古发现、文献记载与遗址地望，认为宝马城很可能是金代皇家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4]。

为进一步明确宝

马城的性质，了解城内建筑的结构，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于2014~2016年对宝马城遗址进行了连续三个年度的主动性发掘^[5]，取得了重要收获，基本掌握了城内主要建筑的形制与布局，确认宝马城就是金王朝的长白山神庙故址。现将2014年发掘的主要成果简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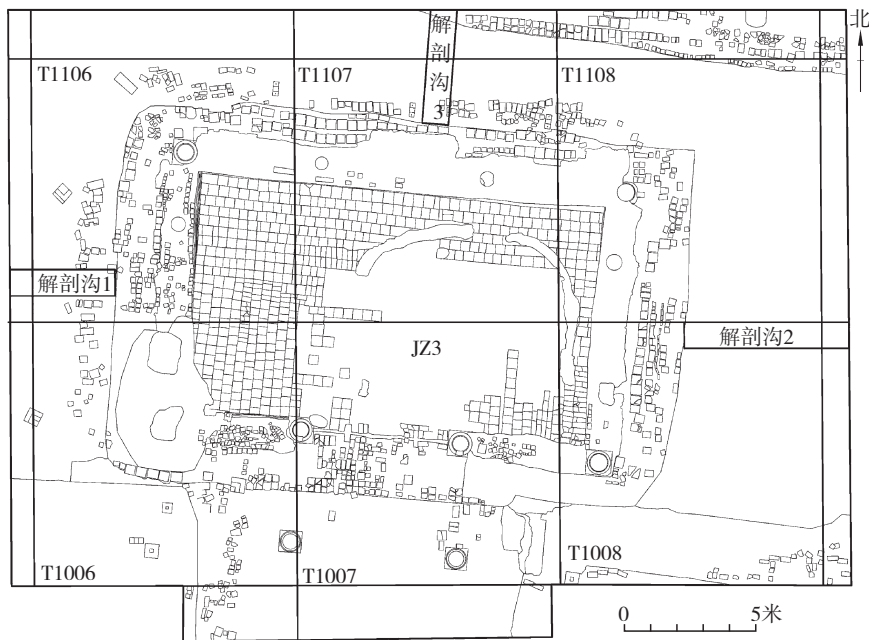
一、发掘范围与地层堆积

前期踏查和勘探的结果显示，宝马城的城内中部偏北有一大型回廊院落，院落内建筑址依中轴线顺次排列，规整有序。回廊院落外还有规模较小的建筑址1座和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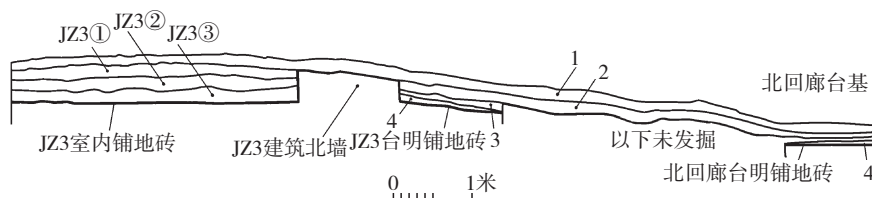


图二 遗址平面及发掘区位置图

井1口。考虑到与2013年试掘工作的衔接，我们选取上述回廊院落内中轴线上最北的建筑址作为2014年发掘的对象，从城外西南角设立的永久性基点（因城外现代坟的限制，实际的基点位置略有变动）定位，以象限法布设10米×10米的探方6个，编号为Ⅰ区14AEBT1006~1008、T1106~1108（为行文方便，以下涉及的探方、遗迹和遗物编号均省去前缀14AEB），连同后期扩方在内，实际发掘面积732平方米（图二；图三）。发掘区以JZ3为中心，地势中部高、四周低。考虑到原址展示的需求，我们仅将JZ3外围南侧清理至庭院地面，保留了JZ3外围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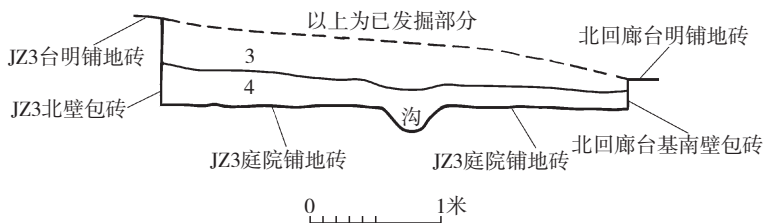


图三 发掘区探方及遗迹分布图



图四 T1108西壁剖面图

1.灰黑色表土 2.灰褐色土 3.黑褐色土 4.黄褐色土



图五 解剖沟3西壁剖面图

3.黑褐色土 4.黄褐色土(第1、2层在本解剖沟缺失)

西、北三面大片建筑倒塌的瓦砾堆积,而以开解剖沟的形式去了解这三面的庭院地面。现以T1108西壁(图四)和解剖沟3西壁(图五)为例,将此处的地层堆积情况说明如下。

第1层:灰黑色表土,土质疏松。含密集的植物根茎,厚0.08~0.18米。出土较多的砖瓦残片等建筑构件。此层下叠压JZ3的

北墙。

第2层:灰褐色土。土质较为疏松,含少量植物根茎,厚0.14~0.22米。出土较多的砖瓦残片等建筑构件。该层为台基、墙体坍塌后形成的堆积,与JZ3室内堆积的第1层相对应。

第3层:黑褐色土。土质较为疏松,厚0.05~0.44米。出土大量残瓦等建筑构件,砖较少。该层为建筑倒塌后形成的堆积,与JZ3室内堆积的第2层相对应。

第4层:黄褐色土。土质较为致密,厚0.05~0.36米。出土少量砖瓦残片等建筑构件。该层为基址废弃后、建筑倒塌前形成的堆积,叠压于JZ3台明与庭院铺地砖之上,与JZ3室内堆

积的第3层相对应。

二、遗迹

此次发掘确认了大型夯土台基式建筑1座(JZ3),并发现环绕JZ1、JZ2、JZ3三座基址的北回廊东侧部分,清理出大片的砖瓦倒塌堆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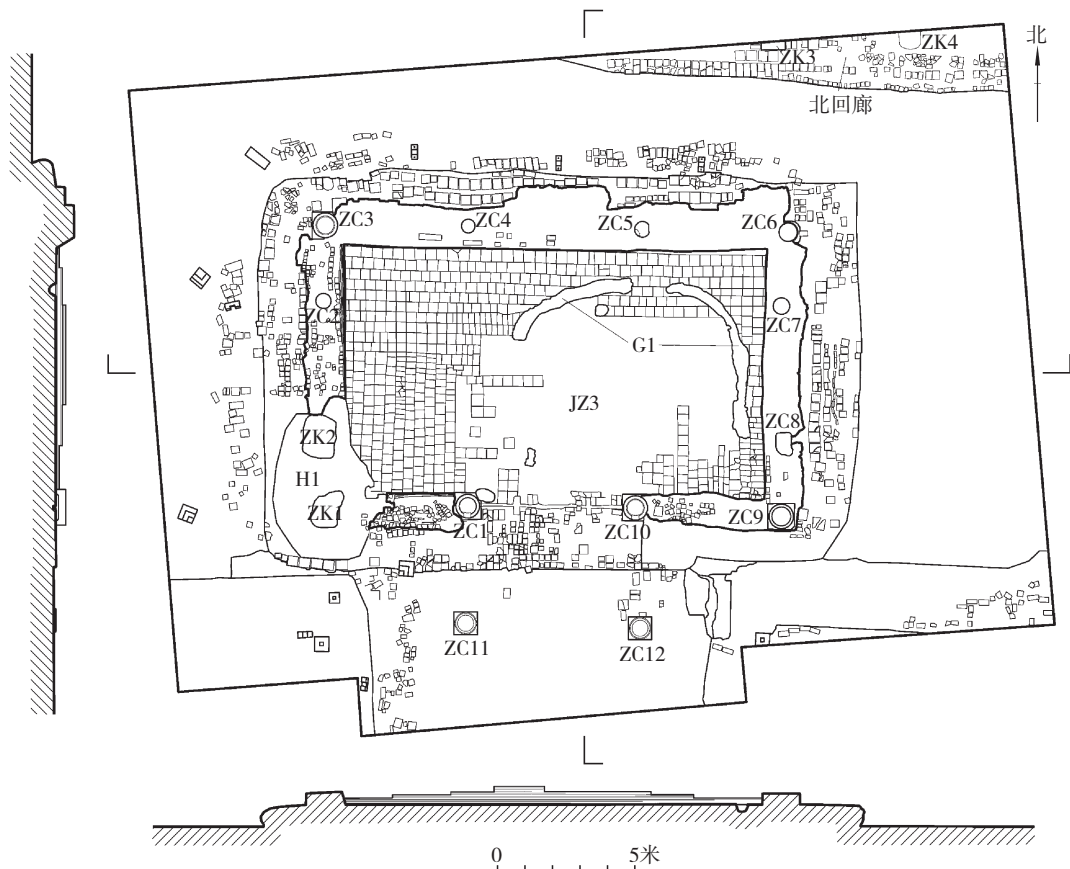
(一) 三号基址(JZ3)

JZ3位于宝马城遗址核心区域的回廊院落中部偏北，是回廊院落内中轴线上建筑群组中最靠北的一座殿址，由大殿台基和台基南侧的穿廊两部分组成，坐北朝南，以门向为准方向为185度（图六；图七）。

大殿台基东西长22、南北宽14.4、高约0.8米，平面呈长方形。台基上的建筑面阔、进深各3间，室内东西长15.1、南北宽9米，不用内柱。当心间面阔、进深均大于次间。前檐当心间面阔6.09米，东侧次间面阔5.3米，西侧次间面阔因角础遗失尺寸不详；后檐当心间面阔6.32米，东侧次间面阔5.29米，西侧次间面阔5.19米^[6]。保存较好的东侧山面当心间进深4.98米，北侧次间进深2.69米，南侧次间进深2.65米。建筑四面均为砖砌墙体，底宽平均约1.3米，为长条形顺砖错缝平砌，除南墙东段只剩墙基底部外，剩余

墙体在地面上都有部分保留，北墙内侧最高处尚可见12层。其中，建筑西南角被一不规则的近代灰坑（H1）打破，西侧、南侧墙体被部分破坏。在墙外的多处地点发现倒塌堆积中有满施红彩的白灰残片（图八），说明外墙壁面的处理方式为抹白灰后再涂朱。

建筑原共用柱础12个。因遭H1破坏，前檐西南角柱础遗失、西山墙内南侧柱础碎裂翻起，残存柱坑（ZK1、ZK2）。其余10个柱础均保留在原位。其中，前檐现存的三个柱础（ZC1、ZC9、ZC10）和后檐角部的两个柱础（ZC3、ZC6）均为明础，下部为方座，上为素面覆盆状。尺寸以ZC3为例，方座边长0.95、覆盆直径0.89米（图九）。较为特殊的是前檐当心间的两个柱础（ZC1、ZC10），在柱础南部开一近长方形凹槽，凹槽东西长约0.28、南北宽约



图六 JZ3平面、剖视图



图七 JZ3全景（上为南）

0.17、深约0.03米。建筑后檐当心间的两个柱础（ZC4、ZC5）和东西两山墙北部的柱础（ZC2、ZC7）均为暗础，平面呈圆形，直径0.51~0.56米；这四个柱础均嵌置在墙体内，柱础顶部平面不在同一水平高度，高于室内地面。建筑东山墙南侧的柱础亦为暗础，柱础也嵌置在墙体内，柱础顶部平面的水平高度较前述四个柱础低，大致与室内地

面相平，柱础石部分被墙体叠压，从清理出的一侧看亦近方形，边长约0.6米。

JZ3南墙正中辟一门，宽约5.2米，门及地袱、门砧等已基本不存，但嵌置地袱、门砧的凹槽清晰可见，宽约0.15、深约0.15米，凹槽中尚有木材存留（图一〇）。其中，西侧门砧凹槽南北长约0.68、东西宽约0.23米，两门砧凹槽内侧边线间距约2.45米。

JZ3室内大部为方形青砖铺砌，整体保存尚好，局部碎裂严重或不存，一些地方可辨用条砖修补的痕迹。室内东北部被一弧形灰沟（G1）打破。铺地砖上发现大量木炭残迹，表明建筑可能因起火倒塌。建筑内部的铺地砖上发现数处绘蓝彩的木材残迹，当时建筑的梁枋上应有彩绘（图一一）。

建筑墙外四周均有台明，宽度基本一致，约1.6米。但四面台明铺砖方式不尽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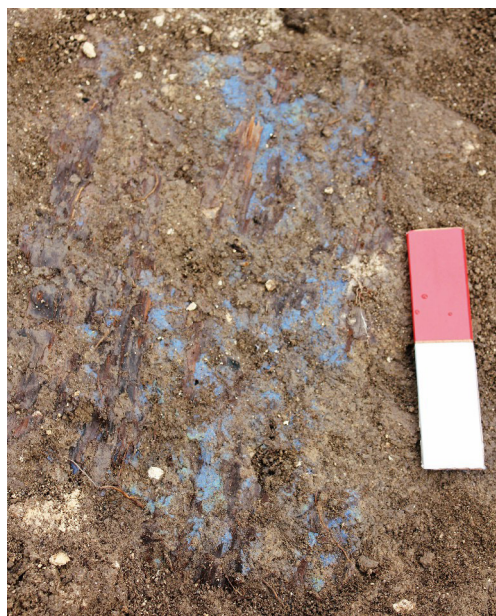
图八 JZ3外北侧地砖上倒塌的红彩白灰墙皮



图九 ZC3及建筑西北角（西北→东南）



图一〇 JZ3南门与穿廊局部（上为南）



图一一 室内地砖上绘蓝彩的木材残迹



图一二 JZ3西南部角石与台基南侧散水（上为南）

同，东、北、南三面主要为方砖铺砌，西面则主要使用条砖。西、南两面台明的边缘均使用规格统一的长0.5米的压栏砖。台基西南部发现一件完整角石，平面呈方形，边长0.56米，西、南两边起凸棱，用以防止包砖崩塌（图一二）。每面台明边缘还发现数块加工精细的石质构件，按位置不同可分为两种类型。位于每面台明中部者，平面呈长方形，长0.54、宽0.2、高0.2米，中部开一宽0.18、深0.06米的凹槽，侧面呈“凹”字形（图一三）。位于台基转角处者，平面呈方形，边长0.54、高0.2米，亦开0.06米深的曲尺形凹槽（图一四）。其中北面台明中部（因台基坍塌，现已滑



图一三 台基北侧边缘的“凹”字形石构件（东北→西南）



图一四 JZ3与穿廊夹角处曲尺形石构件（南→北）



图一五 解剖沟1所见台基西侧散水与庭院铺地砖情况（上为南）

落）“凹”字形石质构件保存较完整，共三块，间距基本一致，凹槽中还发现宽度大体与槽口相同的木材残迹，这些石材当是起

固定勾栏的作用。由此可推知，东、西两面台明中部的“凹”字形石质构件原来应各有两块。

因仅清理至倒塌的瓦砾堆积，台明以外的部分未进行大面积揭露。发掘过程中，分别在台明范围以外的东、北、西三个方向，开三条宽1米的解剖沟，以了解庭院和台明的情况（见图三）。经解剖可知，台明较JZ3所在庭院高约0.8米，台明周边使用条砖包砌，底部外侧先平砌一排方砖，其外用两道条砖卧砌作散水边，再外侧接庭院铺砖。庭院用条砖以一纵一横的方式铺砌，保存尚好（图一五）。

在大殿台基以南还揭露出一段穿廊，应是“工字殿”的后殿与前殿（JZ3与JZ2）通连的廊道，东西残宽约11.7米，揭露出的南北长度最大约5.8米（见图一〇）。穿廊上，正对台基前檐明间，与明间二柱础位置南北相对，有两个柱础石，形制与大殿的素面覆盆柱础基本相同，尺寸略小，柱础边长0.85、覆盆直径0.78米。穿廊上部的铺砖保存较差，但从保留痕迹仍可看出原应用方砖东西对缝铺砌，局部用条砖修补。在穿廊与大殿基址相接的东拐角处，尚保留有从穿廊下行至庭院地面的踏步残迹，但保存情况不佳，对应的西拐角处踏步已无存。

（二）北回廊局部

发掘区东北部还揭露出宝马城遗址中部回廊院落的北回廊东段局部。揭露出的回廊东西长约16.26、最宽约2.47米。发掘清理了回廊内侧的两个柱坑（ZK3、



图一六 北回廊ZK3（上为北）

ZK4）局部，柱础石皆已遗失，柱坑内以卵石铺砌作礅墩。两柱坑间距为4.98米，ZK3以砖包边，转角清晰，可知础石原为方形，清理出的础坑南边边长约0.85米（图一六）。从已发掘的情况看，回廊南侧边缘铺砖，廊道内部是否铺砖情况不详。

三、出土遗物

此次发掘出土了瓦当、檐头板瓦、鸱吻、兽头等大量陶质建筑构件，铁钉、铜钉数百枚，以及少量铁器、铜器、陶器、瓷器残片。

（一）陶建筑构件

共489件。种类有瓦当、檐头板瓦、鸱吻、兽头、凤鸟、龙纹建筑构件和砖瓦等。

1.瓦当 92件，其中形制较清楚者85件。皆为夹砂灰陶。边轮较宽，当心均饰模印高浮雕兽面纹，头部两侧各有一角向外斜伸，两角根部可见凸出的角柄，额正中凸起，双眉斜竖，怒目圆睁，两耳斜向上竖起，鼻子呈三角状，大嘴扁宽张开，显露獠牙。按胎质、尺寸和当心兽面纹形态的差异可分为三型。

A型：69件。胎内夹砂较少。当面径14~15.5厘米。兽面表现精细，纹饰清晰，立体感强。兽角似鹿角，主枝根部分出一小枝，两角间有竖向鬃毛。双眉上有斜纹，眼窝深陷。鼻头高而宽大，耳朵呈倒三角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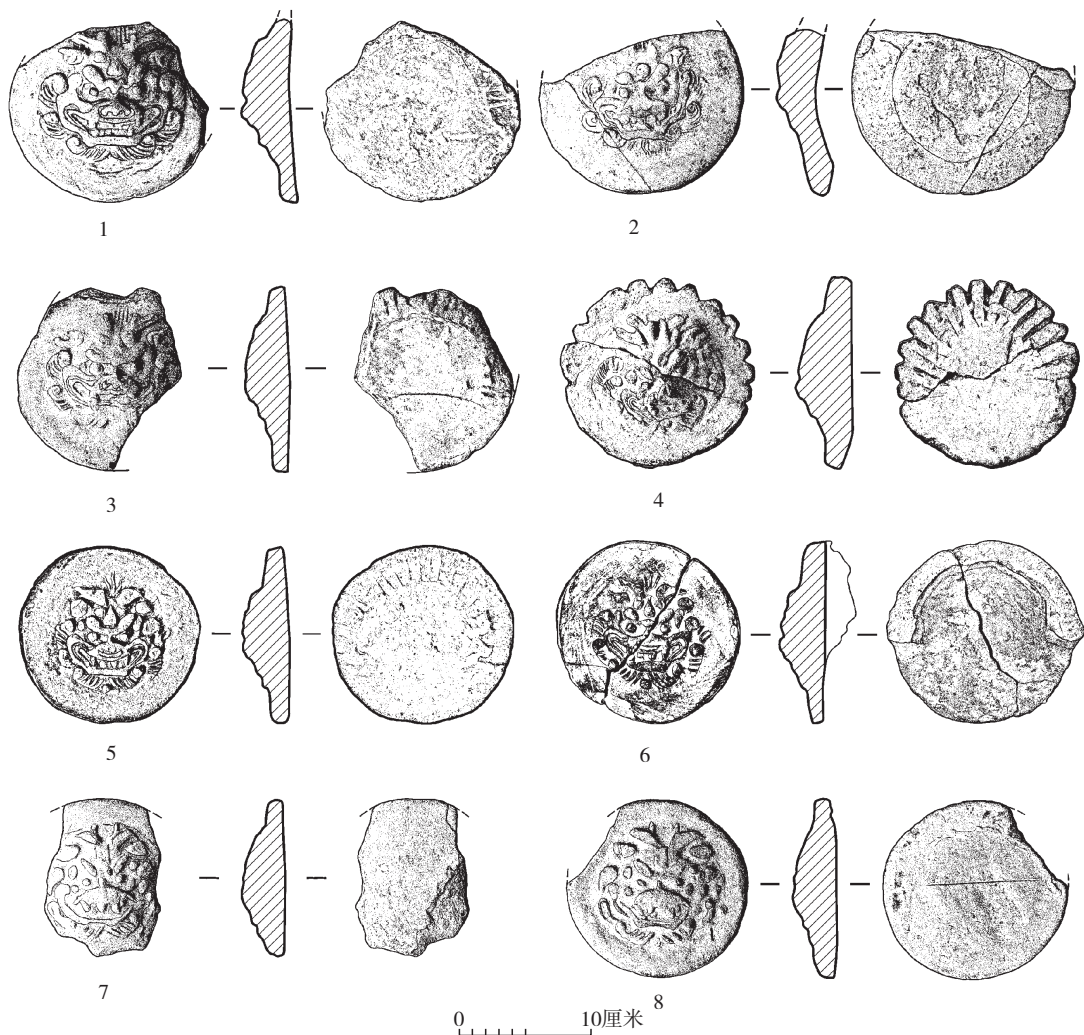
面部两侧各有三组鬃毛向上卷曲。背面边缘可见连接筒瓦的放射状沟纹线。按尺寸和背面的形制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39件。背面内凹。当面径超过15厘米，边轮宽度约为直径的六分之一。T1008①：7，残。背面略凹。两角间有五条竖向鬃毛。当面径15.3、边轮宽2.5厘米（图一七，1）。

T1106③：61，残。背面内凹较深。两角间有三条竖向鬃毛，左角仅剩根部。背面右上端可见接筒瓦的断口。当面径15.8、边轮宽2.7厘米（图一七，2）。

Ab型：30件。背面平整。部分背面划出限定瓦当与筒瓦接合部位的定位线。当面径14~15厘米，边轮宽度约为直径的七分之一。T1006③：20，残。两角间有五条竖向鬃毛，背面定位线对应正面兽鼻底部。当面径14、边轮宽2.1厘米（图一七，3）。T1106③：80，可完整拼对，陶色略偏红褐。与筒瓦相连部分的边轮按一定间距局部切开，外观似半花口，背面放射状沟纹线弧度约210度。当面径14.5、边轮宽2.1厘米（图一七，4）。

B型：12件。夹砂稍多。当面径13~14厘米，边轮宽度稍大于直径的五分之一。纹饰稍模糊，立体感稍弱。兽角近似三角形，两角间有向上的放射状鬃毛。耳呈椭圆状，眉首相接，角、耳、眉细节表现不佳。面部两边各有三组鬃毛向两侧张开，每组鬃毛之间各有一乳丁，部分鬃毛在与乳丁相接处依稀可见向上卷曲的趋势。背部平整，边缘可见连接筒瓦的放射状沟纹线。T1106③：65，较完整。背面沟纹线弧度约240度。当面径13.2、边轮宽2.4厘米（图一七，5）。T1007③：59，可完整拼对，表面呈黑灰色，似经渗炭处理。额上有三道竖向鬃毛，背面沟纹线弧度约200度。当面径



图一七 出土陶瓦当

1、2.Aa型 (T1008①: 7、T1106③: 61) 3、4.Ab型 (T1006③: 20、T1106③: 80) 5、6.B型 (T1106③: 65、T1007③: 59) 7、8.C型 (T1006③: 55、T1008③: 72)

13.9、边轮宽2.5厘米 (图一七,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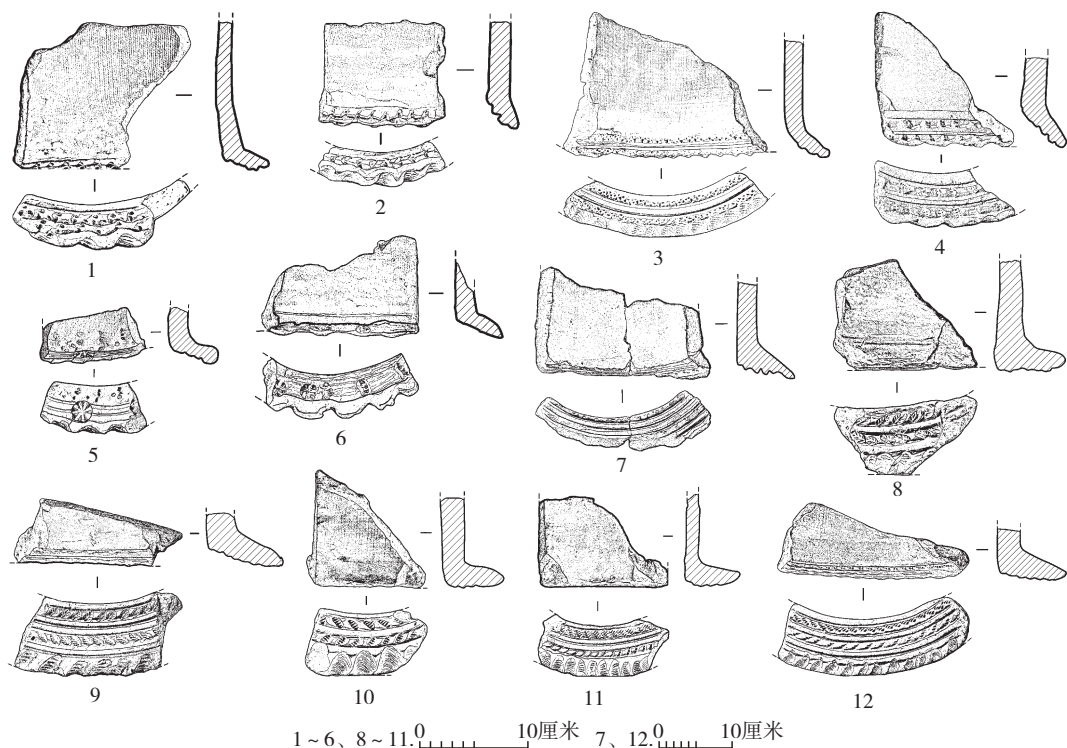
C型: 4件。夹砂较多。尺寸与B型相仿, 边轮宽度约为直径的六分之一。纹饰较为模糊, 立体感较差。双角扁小, 双耳近似水滴形向下斜垂, 兽鼻扁平, 两侧有“八”字形的弧线状凸起, 细部无法分辨, 下唇仅以细凸棱来表现轮廓。面部左侧有三组鬃毛上翘, 右侧鬃毛用乳丁表示。背面平整, 边缘无放射状沟纹线。T1006③: 55, 残。边轮宽2.3厘米 (图一七, 7)。T1008③: 72, 残。背面有定位线。当面径13.6、上边轮宽

2、下边轮宽2.4厘米 (图一七, 8)。

2.檐头板瓦 201件。以夹砂灰陶为主, 少量为夹砂红褐陶。其中3件为重唇尾部, 余均头端带长条形滴水。

(1)滴水 198件。檐面均饰有连续的戳印或压印纹。按檐面宽度和纹饰布局的不同可分为六型。

A型: 20件。夹砂灰陶。檐面与瓦身相接处呈钝角, 檐面宽度与瓦厚的比值约为1.9。四段式纹饰布局, 第一段为顶部的附加凸棱, 第二段为一排连续三孔或四孔的纵向



图一八 出土陶滴水

1、2.A型 (T1108③: 14、T1006④: 5) 3.B型 (T1008③: 31) 4.C型 (T1006②: 24) 5、6.D型 (T1008③: 15、T1106③: 5) 7.E型 (T1107①: 13) 8、9.Fa型 (T1108②: 15、T1106②: 4) 10~12.Fb型 (T1006④: 12、T1006③: 6、T1108①: 9)

戳印纹，第三段为一条素面凸棱或纵向戳印纹，位于底部的第四段为相间的连续波浪形按压纹。T1006④: 5，残。檐面第二段饰三孔纵向戳印纹，第三段凸棱被第四段波浪形纹部分覆盖。板瓦近檐面端厚2.2、滴水面宽4.2厘米（图一八，2）。T1108③: 14，残。檐面第二段饰四孔纵向戳印纹，四孔排列近似反“L”形，第三段为三孔戳印纹。板瓦近檐面端厚2.2、滴水面宽4.2厘米（图一八，1）。

B型：4件。夹砂灰陶。檐面与瓦身相接处呈钝角，檐面宽度与瓦厚的比值约为2.08。四段式纹饰布局，第一段与第三段各为一排密集的戳印纹，第二段为一条素面凸棱，位于底部的第四段为相间的连续波浪形按压纹。T1008③: 31，残。檐面第一段纹饰戳印较深，第三段戳印较浅。板瓦近檐面端厚2.5、滴水面宽5厘米（图一八，3）。

C型：12件。夹砂灰陶。檐面与瓦身相接处呈钝角，檐面宽度与瓦厚的比值为2.22~2.28。五段式纹饰布局，第一段与第三段各为一条素面凸棱，第二段和第四段均为两列纵向四孔戳印纹。位于底部的第五段为相间的连续波浪形按压纹。T1006②: 24，残。板瓦近檐面端厚3.2、滴水面宽7.3厘米（图一八，4）。

D型：5件。夹砂灰陶或夹砂红褐陶。檐面与瓦身相接处呈钝角，檐面宽度与瓦厚的比值为2.3~2.35。三段式纹饰布局，檐面中部饰数道较细的横向素面凸棱，凸棱上间隔戳印圆形的花瓣纹，檐面底部施有相间的连续波浪形按压纹。部分标本在檐面顶部饰一排四孔戳印纹，其中三孔纵向排列，一孔位于左方，呈反“L”形。T1008③: 15，残。夹砂灰陶。檐面顶部饰等距的四孔戳印纹，檐面中部为两条凸棱，戳印八叶花瓣纹，纹

饰较清晰。板瓦近檐面端厚2、滴水面宽4.6厘米（图一八，5）。T1106③：5，残。夹砂红褐陶。檐面饰六条横向细凸棱，戳印的花瓣纹间距不等，纹饰模糊，有重叠和刮抹的现象。板瓦近檐面端厚2、滴水面宽4.7厘米（图一八，6）。

E型：1件（T1107①：13）。夹砂灰陶。檐面与瓦身相接处呈钝角，檐面宽度与瓦厚的比值为2.36。五段式纹饰布局，第一段和第三段各为一排间距均匀连续二孔戳印纹，第二段为两条素面凸棱，第四段为一条素面凸棱，位于底部的第五段为波浪形按压纹。板瓦近檐面端厚2.5、滴水面宽5.9厘米（图一八，7）。

F型：156件。夹砂灰陶。檐面宽度与瓦厚的比值为2.62~3.2。六段式纹饰布局，第一、三、五段为素面凸棱，第二、四段为间距不一的戳印纹，位于底部的第六段为连续的波浪形按压纹。按戳印纹的不同又可分为两亚型。

Fa型：90件。檐面与瓦身相接处呈钝角。戳印叶脉纹，叶脉清晰，叶尖方向不定。T1108②：15，残。第三段为一条凸棱，上排叶尖朝右上，戳印窝深，叶面较宽；下排叶尖朝左上，戳印窝浅，叶面较窄。板瓦近檐面端厚2.3、滴水面宽6.7厘米（图一八，8）。T1106②：4，残。第三段为两条凸棱，上排叶尖朝右上，戳印窝深；下排叶尖朝左上，戳印窝浅。板瓦近檐面端厚3.2、滴水面宽8.4厘米（图一八，9）。

Fb型：66件。檐面与瓦身相接处呈直角或钝角。戳印水波纹，一个纹饰单元内有四或五条水波纹，深浅不一。T1006④：12，残。第三段与第五段均为一条凸棱；第二、四段水波纹反向，纹饰戳印窝深，间距较大；第五段凸棱部分被底部的按压纹覆盖。板瓦近檐面端厚2.7、滴水面宽7.4厘米（图一八，10）。T1006③：6，残。檐面与瓦身呈钝角。第三段为两条凸棱，第五段为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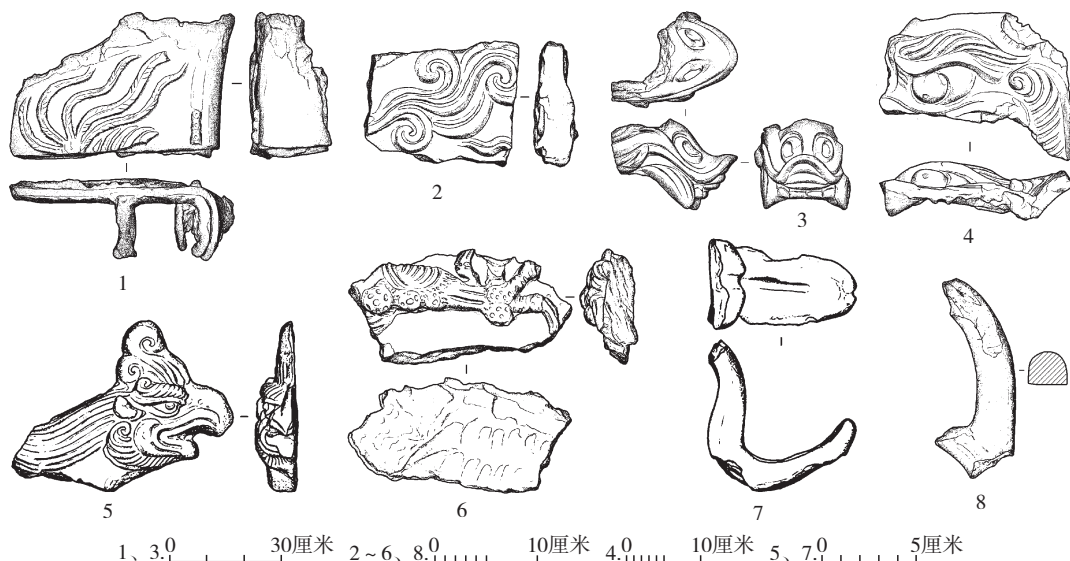
凸棱，第二段为连续的左倾戳印水波纹，第四段为很深的右倾四孔戳印纹，间距较大，第五段凸棱大部被底部密集的按压纹覆盖。板瓦近檐面端厚2.4、滴水面宽7.4厘米（图一八，11）。T1108①：9，残。第三、五段均为两条凸棱，第二、四段水波纹反向。第二段戳印窝浅，间距小而密集；第四段戳印窝深，间距大而宽松。板瓦近檐面端厚2.4、滴水面宽7厘米（图一八，12）。

（2）重唇尾部 3件。采集品。折唇厚，与瓦身相交略呈直角。T1106①：2，夹砂红褐陶。残长7.2、宽15.4、厚2.3厘米。

3. 其他建筑构件 196件。包括鸱吻、兽头、凤鸟、龙纹建筑构件等192件，质地细腻，夹砂较少，普遍呈青灰或黑灰色。另采集有砖瓦标本4件。

鸱吻 T1008④：14-1，为套接的鸱吻上半部残件。表面贴塑五条凤尾羽，从根部向上散开。旁侧可见五条短羽，下部残缺。表面边缘原有一列圆柱形围饰，上有圆孔，仅存三个。背面可见三块纵向隔板，其中一块纵向隔板上侧有长方形嵌接凹槽。底部周缘可见用于套接鸱吻下半部的槽口。残长58、宽38、高30厘米（图一九，1；图二〇）。T1008④：14-2，近长方体残块。表面贴塑卷草纹，由主枝向两侧伸出三条卷草。残长14.6、残宽11.9厘米（图一九，2）。

兽头 T1006④：3，左半部分残件。眼球外凸，眼睑半月形，眼眶呈波浪状，眉毛粗长，怒目圆睁，眉上有向后飘逸的鬃毛。兽耳部分残缺，耳根外围有短鬃。面部外侧亦有向上卷曲的鬃毛。背面凹凸不平，下部还残存有工匠的指纹。残长24.9、残宽20、厚6厘米（图一九，4）。T1006④：4，右半部分残件，造型与T1006④：3相近。残长26.7、残宽20.7、厚7.1厘米（图二一）。T1106③：6，残存面部。鼻子位于面部正中，鼻孔略呈月牙形。上颌向上翘起，内侧以三条线来表现嘴的厚度，内有四颗矩形



图一九 出土陶建筑构件

1、2. 鸱吻残块 (T1008④ : 14-1、T1008④ : 14-2) 3. 兽头面部 (T1106③ : 6) 4. 兽头残件 (T1006④ : 3) 5. 凤鸟头部 (T1006③ : 17) 6. 龙爪 (T1108③ : 86) 7. 兽舌 (T1107④ : 1) 8. 兽角 (T1006④ : 16)



图二〇 陶鸱吻残块 (T1008④ : 14-1)

门齿，以横线区分齿与龈。两侧各有一颗长犬齿自嘴角伸出，侧面有齿槽。上颌残长36.3、残宽21.9、高23.6厘米（图一九，3）。T1107④ : 1，兽舌。自舌根处断裂，侧视呈翻卷的“L”形，舌尖轻微内翘。舌中央有一道凹槽，自舌根至舌前端逐渐加深（图一九，7）。T1006④ : 16，兽角。主枝呈弧形，截面为半圆形，末端缺失，主枝根部近直角分出一小枝。残长19.6厘米（图一九，8）。

凤鸟 T1006③ : 17，贴塑凤鸟头，已残。喙部张开，上喙呈弯钩状，下喙平直，



图二一 陶兽头右半部分 (T1006④ : 4)

短于上喙。鸟冠似两朵背向的卷云纹。横眉较粗，末端向上卷起。杏仁状眼眶，眼球外凸，半圆形耳位于眼后方。嘴下与颈部均用阴刻线条表现羽毛。残长11.9、宽7.7、厚1.8厘米（图一九，5）。T1108③ : 55，尚存躯干大部。鸟尾竖直上翘，尾尖缺失。颈、背、腹部均有长椭圆形戳印窝，鸟翼与尾部各用数条平行凹槽来表现羽毛。颈部断口呈中空环状，内部可见断裂后残留的榫头。残长19、残宽9.7、残高9、厚2.2厘米（图二二；图二三）。



图二二 陶凤鸟躯干 (T1108③: 55)



图二三 陶凤鸟躯干 (T1108③: 55) 底视

龙纹建筑构件 T1108③: 86, 龙爪。残。可能属于鸱吻的一部分。龙爪贴附于泥板之上, 保存较好, 纹饰清晰。爪分四指, 有一指仅存根部, 另有两指尖部缺失。关节上饰以密集的圆形戳印窝, 肘上有六条弧状凹槽, 其余部位则饰以条状戳印窝。泥板背面有四条制作时留下的指印。残长22.4、残宽10.6厘米 (图一九, 6)。

长方形条砖 1件 (T1006①: 4)。青灰色夹砂陶。较完整, 一端宽而厚, 另一端略窄且薄。素面。长33.2、宽15~17.2厘米。

脊瓦 1件 (T1106①: 1)。夹砂灰陶。较完整。素凸面, 凹面饰布纹。长24.1、宽9.4厘米 (图二四, 1)。

板瓦 1件 (T1106②: 1)。夹砂灰陶。较完整。前端宽而厚, 后端略窄且薄, 前端切面中

部有一条与檐面走向平行的弧线。长42.8、宽26.3~28.9厘米 (图二四, 2)。

带钉筒瓦 1件 (T1108③: 1)。夹砂灰陶。较完整。横截面呈半圆形, 两侧边缘较薄, 上部有一圆形钉孔。瓦舌上有一条凸棱, 凹面饰布纹。瓦钉头端卷曲, 钉身较长, 横截面呈矩形。瓦残长22.7、宽15.4厘米, 瓦钉长29.6厘米 (图二五)。

(二) 铁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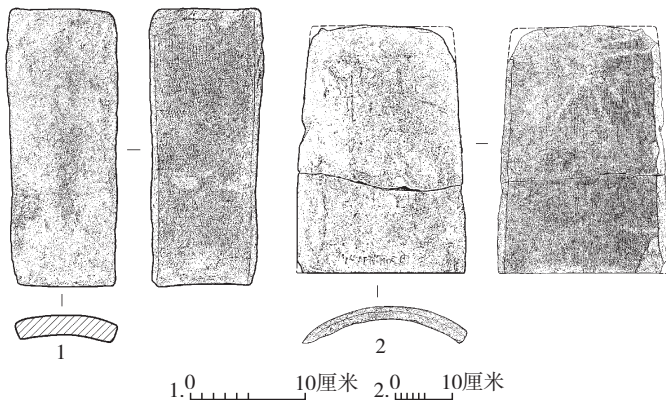
种类有钉、泡钉、凿、环、环形器、条状器、甲片形器和饰件。

钉 形制较清楚者702件。均已锈蚀。钉身由上向下逐渐收窄而呈四棱锥形, 下端尖锐。按钉帽、钉身形态不同可分两型。

A型: 653件。钉帽扁平呈圆角扇形, 钉身多数较直, 钉长5~30厘米, 以10厘米以内者占大多数, 其次为10~20厘米者, 20厘米以上者较少。按钉帽形态的不同又可分为两亚型。

Aa型: 362件。钉帽向一侧翻卷。T1107①: 19, 长10.2厘米 (图二六, 1)。T1006③: 26, 钉身下半部分锈蚀较严重。长15.9厘米 (图二六, 2)。

Ab型: 291件。钉帽扁平不翻卷。T1106③: 46, 长22.9厘米 (图二六, 3)。T1108③: 54, 钉身下部处弯折。长25.4厘米 (图二六, 4)。



图二四 出土陶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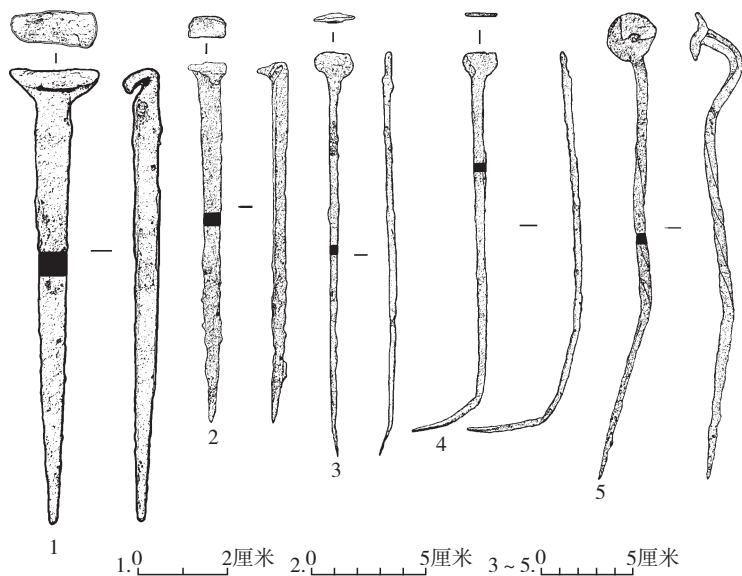
1.脊瓦 (T1106①: 1) 2.板瓦 (T1106②: 1)



图二五 带钉筒瓦 (T1108③: 1)

B型: 49件。钉帽呈圆形, 钉身多有弯曲, 长20厘米以上。筒瓦的瓦钉多属此类。T1006③: 79, 钉帽四周略翘起。长26.3厘米 (图二六, 5)。

泡钉 JZ3②: 62, 钉帽呈伞状, 表面锈蚀。钉身上宽下窄。钉身长8、钉帽直径9.8厘米 (图二七, 1)。



图二六 出土铁钉

1、2.Aa型 (T1107①: 19、T1006③: 26) 3、4.Ab型 (T1106③: 46、T1108③: 54) 5.B型 (T1006③: 79)

凿 JZ3④: 33, 仅剩尖部。断口呈正方形, 纵截面略呈等腰梯形。残长6.4、断口边长2.1厘米 (图二七, 2)。

环 T1007④: 32, 残。椭圆形环状, 似由铁条弯曲而成, 可见接痕。长轴3.9、短轴1.3、铁条宽0.8厘米 (图二七, 7)。

环形器 T1108④: 44, 残。表面锈蚀严重。向内接有两根铁条, 已残, 环身横截面为等腰梯形。最大残弦长13.5、铁条宽1.6厘米 (图二七, 6)。

条状器 T1108③: 80, 残。长条形, 中间有凹槽, 表面锈蚀严重。残长4.4、宽1.8、厚0.7厘米 (图二七, 5)。

甲片形器 T1106④: 43, 残。形状不规则, 较薄, 上有两个圆孔。残长3、圆孔内径0.3厘米 (图二七, 4)。

饰件 T1007①: 138, 残。呈“X”形, 四杈当中两杈有断口, 完整的两杈末端呈水波状外卷。残长4.4、宽4.4厘米 (图二七, 3)。

(三) 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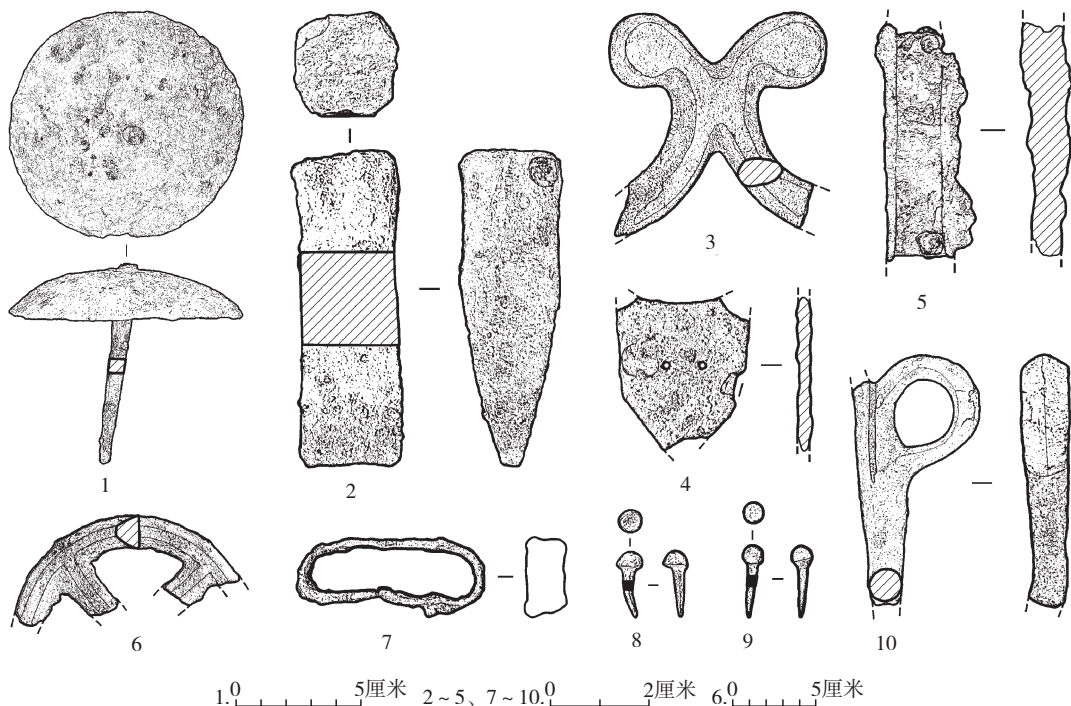
共8件。种类有钉和饰件。

钉 7件。钉帽呈半球形, 钉身横截面为方形, 下端尖锐。JZ3④: 8, 长1.3厘米 (图二七, 8)。JZ3④: 11, 完整。长1.4厘米 (图二七, 9)。

饰件 1件 (T1106③: 70)。残。长柄, 端部做成圆环状, 表面已锈蚀。长5.1、宽2.6、圆环直径2.2厘米 (图二七, 10)。

(四) 玉册

1件 (T1106④: 53)。为一残块。汉白玉材质, 呈方柱体。残长3.2、残宽



图二七 出土金属器

1.铁泡钉(JZ3②:62) 2.铁凿(JZ3④:33) 3.铁饰件(T1007①:138) 4.铁甲片形器(T1106④:43) 5.铁条状器(T1108③:80) 6.铁环形器(T1108④:44) 7.铁环(T1007④:32) 8、9.铜钉(JZ3④:8、JZ3④:11) 10.铜饰件(T1106③:70)



图二八 玉册残块(T1106④:53)

2、厚1.8厘米(图二八)。

四、结 语

宝马城是长白山腹地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保存最好的金代建筑遗址，位于长白山北侧，距长白山直线距离约50公里，占有方圆数公里内最为高敞开阔的地利，建筑中轴线的南向延长线正对长白山主峰，其选址显然经过精心考量。据《金史·礼志》记载：

“大定十二年，有司言：‘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礼合尊崇，议封爵，建庙宇’。十二月，礼部、太常、学士院奏奉敕旨封兴国灵应王，即其山北地建庙宇……礼用三献，如祭岳镇。……自是，每岁降香，命有司春秋二仲择日致祭。明昌四年十月，备衮冕、玉册、仪物，上御大安殿，用黄麾立仗八百人，行仗五百人，复册为开天弘圣帝”^[7]。《大金集礼》中有更详细的记载：“大定十二年二月三日，检讨到长白山建庙典故下项，敕旨准奉行。……唐宋岳镇海渚及名山皆有庙，今来长白山在兴王之地，比之轻余诸州镇山更合尊崇，拟别议封爵，仍修建庙宇，……奏奉敕封王，仍以兴国灵应为名。……山北地一段，各面七十步，可建庙宇……”^[8]。宝马城的规模、地望与上述文献记载均可对应，建筑结构严整精巧，遗物做工精细，表明该遗址应是金王朝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

关于长白山神庙建筑的布局，《大金集礼》有如下叙述：“十四年六月，建毕正殿三间、正门三门，两挟廊各两间，北廊准上惟不设门。东西两廊各七间，东廊当中三间就作斋厅，神厨三间，并添寝殿三间，贮廊三间”^[9]。宝马城的先期勘探结果则显示，城内中部偏北有一大型回廊式院落，院落内的建筑依中轴线顺次排列，规整有序。就2014年发掘的JZ3本身而言，其是一座面阔与进深各三间的建筑，顶部结构不明。屋内铺地砖上保留有大量木炭和未燃尽的木材残迹，可确知建筑是因失火而坍塌；另一方面，东墙外逾8米仍有瓦砾堆积，而西墙外瓦砾较少，很多瓦当甚至出土于西墙内，可见建筑是向东倒塌的。发掘过程中在东、南、北三面墙外的多处地点清理出成片或零星的红彩白灰墙皮，屋内地面上还发现绘有蓝彩的木料，可以想象当时殿堂外红墙素瓦，屋内饰以彩绘，台基边缘勾栏环绕的景象。

JZ3南门外还揭露出一条穿廊，一直延伸至发掘区外与南侧的JZ2相接，这表明JZ2与JZ3实际上是一组“工字殿”的前、后殿。这种在建筑轴线最北侧设置“工字殿”作为主殿的做法，不仅见于中原地区宋金时期修建的以岱庙、中岳庙等为代表的山岳祠庙，也见于金上京刘秀屯大型建筑基址，而后者是迄今考古发掘所见宋金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宫殿建筑，被推定为金代皇帝和百官祭祀太阳的“朝日殿”^[10]。由以上分析来看宝马城作为金代礼制建筑的性质已不言自明。

总体而言，宝马城JZ3的保存情况在目前所见金代建筑址中已属上佳，是金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为研究宋金时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与金代官式建筑风格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的发掘，对探索

金代礼仪制度，以及当时山岳祠庙的格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进一步认识长白山悠久历史文化的内涵亦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为赵宾福，参加发掘者还有赵俊杰、耿朔、赵里萌、孙丹玉、滕雅竹、汤习羽、刘石拓、李东杰。参加整理者有王子奇、周昕悦、蔡中、李畅、郭美晴、刘田、陈健、高梦玲，林雪川与丁伯涛承担了部分遗物的摄影、建模、绘图工作，在此并致谢忱！

执笔者 赵俊杰 耿朔
王子奇 赵宾福

注 释

- [1]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安图县文物志》，内部发行，1985年。
- [2] 同[1]。
- [3]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长白山宝马经济区管委会：《吉林省安图县宝马城遗址试掘简报》，《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 [4] 赵俊杰：《关于宝马城性质的初步研究》，《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 [5] 2014年度发掘工作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承担，自2015年起，发掘工作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共同承担。
- [6] 因建筑和台基坍塌，柱础存在移位的可能性，实际尺寸可能会略有出入。
- [7] [元]脱脱等：《金史》卷三十五《礼志八》第819、820页，中华书局，1975年。
- [8] 《大金集礼》卷三十五第1页，广雅书局，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 [9] 同[8]，第3页。
- [10] 李陈奇、赵评春：《黑龙江阿城金上京刘秀屯建筑基址》，见《200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 黄卫东）

本期要览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 2015年7~10月,辽上京考古队发掘了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现宫城墙、夯土台基、慢道等遗迹,出土了一批辽代及其以后的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器。宫城东门是一座“分心槽”布局的殿堂式城门,与其他过洞式城门不同,是研究辽代建筑技术、辽代都城城门制度、辽代都城的朝向布局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吉林乾安县辽金春捺钵遗址群后鸣字区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2014年8~9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乾安县春捺钵遗址群的后鸣字区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发现土台和大型院落遗址,院落内有建筑基址、灰坑等遗迹,并出土了建筑构件、佛教造像等遗物。该遗址可能是辽金时期皇室进行春捺钵活动的场所,为辽金考古和辽金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皇城西部建筑址2015年发掘简报 2015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上京皇城西部的一处建筑遗存进行了发掘,发现台基址、院落、道路等遗迹,出土了建筑构件、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遗物,其中带龙纹图案的瓦当、滴水 and 脊兽体现了建筑址的较高等级。该建筑址可能为金世宗恢复上京城时所建,是一处重要的礼制性建筑。

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 201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宝马城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出一座大型宫殿台基和一段回廊,出土了瓦当、滴水、鸱吻、凤鸟、龙爪等建筑构件和铁器、青铜器、玉册等遗物。从出土遗存特征和所处地望看,该遗址应是金王朝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这一发现对研究长白山悠久历史文化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早期陶器的起源及相关问题 陶器起源于我国长江中游南岭以北的江南丘陵地区,这些陶器均为圜底器,各方面都显示出原始的特征,伴出石核-石片打制石器,骨、角、蚌器发达。这与我国北方、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发现的年代稍晚、伴出细石叶的平底陶器有明显差异,但与圜底陶器的共存又显示了后者可能受到我国南方地区早期陶器的深远影响。